

南翔作品

1975年秋天的 那片枫叶

1975NIANGQIUJIAN
NAPIANFENGYE

深圳当代
短篇小说8大家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 / 南翔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2.1

(深圳当代短篇小说八大家)

ISBN 978-7-5507-0262-2

I. ①1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2005号

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

1975 NIAN QIUTIAN DE NAPIAN FENGYE

出品人 尹昌龙
策 划 冬 风
责任编辑 陈 丹
责任技编 蔡梅琴
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1001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:83461000
印 刷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印 张 8.125
字 数 180千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
定 价 27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前 尘	/001
世 相	/019
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	/036
老 兵	/084
伯父的遗愿	/140
柳全保同学,你好	/160
美丽的指甲	/174
女儿床前的洋娃娃	/182
博士后	/193
后 记	/252

前 尘

临走的前两天，苏子和才将学校即日疏散的消息告诉母亲。入冬以后，母亲一直咳痰，一张脸咳得蜡黄，这几日服了庆仁药栈的指迷茯苓膏，饭量增了，气色也见得有几分好转。

母亲这才敏感，子和日常爱读的古籍都齐齐整整地码在那里，一只赭色的牛皮箱早已腾空，想必是装书用的。

南京失守以后，有种种骇人的传闻不胫而走。那些日，子和见母亲绞尽脑汁地藏匿金银细软，但得来探她的口风，是不是到四川亲戚家去避一避时，她却一口回绝：我都七老八十了，我哪里都不去！常说人老怕死，母亲却是在三年前就置齐了寿衣，是济生坊的驼子裁缝用手工精制的，做工就花了三块大洋。

自从父亲因脑溢血猝然撒手，母亲就把生死看淡了，常说若不是看重子女，早就随父亲去了。

子和娶妻生子当了大学教师，母亲依然不时给他熨裤缝制大衣，这些事她嫌女仆做不利索。

妻子如静是子和的中学同学，后来在市内一家大银行当职员，轧起账来心捷眼快，操持家务却手脚笨拙。

这也是母亲放心不下的，流露过妻子贤能在持家之类的意思。

好在苏家是个有底子的人家，祖父营商，曾把生意做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即使后来不再有可观的进项，靠着积攒，苏家无论男女，都得了书读，仆役保姆也从未间断过。

苏母自己精明能干，针黹女红皆晓通，所以对男仆女役就不免有些挑剔。

男仆做粗活重活，还好些。

女仆的表现不在气力在勤快，也在一看就知一点就破一学就会，总之在机敏聪慧。

母亲曾雇过一个十分中意的女仆叫金花。十八九岁的姑娘却瘦小得如同一个孩子，刚来时一脸怯怯，母亲哪里看得入眼。送来的人请她试试看，母亲就发善心把她留下了。

只端午节扎了一次粽子，母亲就服了。

母亲叫她洗净米淘尽沙把粽叶片片刷干净，问她会不会扎，她讲从来没扎过。母亲叫她跟着学，于是她就跟着卷叶、填米、扎丝。

两三只以后，她就手嘴并用，扎得飞快。令人啧啧称奇的是，她以后扎的每一只粽子都不重样，或禽、或兽、或抑、或坐，而且铁紧，拎一挂使劲摔，不散。

母亲后来说：天性聪明学不来。

母亲给金花的月薪超过了做粗活重活的男仆。

后来才晓得她是逃婚出来的。她父亲寻上门来，也不待他打骂，金花就知错了似的默默收拾了衣物去了。以后母亲打听到金花嫁人以后，因难产流血过多死去。母亲叹息道：太机灵的女子，怕是难得善终的。

几个子女中，母亲最宠爱子和，又知晓留他不住。日本人来了，谁晓得会有个什么结果，于是一边流泪一边为他打点行装。

吃饭的时候一边给儿媳如静嫌菜，一边数落子和太不会照顾自己。如静不憨，听得出那是叮嘱自己以后多多照顾夫君的意思，如静少不得说几句叫母亲放心之类的话。

家中一个女仆前日才辞了，合适的一时半刻也未必找得到，男仆秉奎，母亲叫他们一定带了去。

子和不依，说这边家中需要一个能干的。秉奎高大结实肯下力做事，才过来个把月，母亲就用得顺手。

母亲说，这边我会继续去找，到了那边，只怕是话也听不拎清的，找个好使唤的不容易。子和说，学校迁徙，路途遥远，一时半刻回不来的。母亲当下叫秉奎进来，问他愿不愿随了去。秉奎没费踌躇说，先生即使出洋，我也随了去。

如静笑道，那倒正好让你开眼！

子和孝心，说原本就拖儿带女的辗转不便，多带个人，学校是难以答应的。

母亲鼓捣着一双小脚就要去找校长求情，母亲和校长都是四川老乡呢，逢周末，校长常携了酒来吃母亲烧的麻辣鸡。

只好依了母亲。

千里辗转，来到黔南。

山清水秀的一个县城，不算大也不算小。

这是一所大学的分校，拢共百余名教职员工，几百名学生，安扎在城东南的一片开阔地，却是依山傍水，比行前想象的蛮荒大有不同。

子和跟如静说，这使我感觉，离家其实不远。早知这般风景，那是该把母亲一块拽来的。

如静撇嘴，你母亲哪舍得那栋青砖大瓦房，还有那么一个宽阔场院！

子和及时给母亲拍了份电报，以报平安。

母亲回了一份电报，却是这样几个字：速雇女佣。

子和擎了电报对如静说，我妈疼你。

如静不领情地说，怕我不能干，委屈了她的宝贝儿子呢。

如静曾想在这边银行续上一份职业，寻上门去，没承料是极不起眼的一副门脸，里头连管事的在一起也不过两三个人，哪还有空余的位置呢！

闷坐在家里无聊，自然也得下厨，得空带儿子小乃到屋后竹园里玩玩，粗杂活由秉承应承，一时也没觉得特别缺个女佣。

不久，子和就说如静身上有股洗不净的烟膏气，床榻上，她身上那股能撩人情欲的淡香没有了，香水徒然。

如静见他几次慵懶疲软，心里也好没意思，说，一日三餐泡在厨房里，这地方又烧柴，而且是烟灰特多的松脂柴，身上能好得了！腊肉也架不住这么日日熏的。

子和又嫌如静做的饭菜没滋味，不可口。

于是决定找女佣。

其时，如静已经结识了街镇上的一个好裁缝冯嫂，委托她代找一个能干的，工钱贵点也可以。

三五日以后，冯嫂就领了一个叫玉珠的女子来。

却是很斯文也很娉婷的一个姑娘。

冯嫂说，她还读过两年学堂的，今年才刚十七岁。

细问下来，才知玉珠祖籍江西樟树，从曾祖辈起，一直做药材生意。家中原本很有一点积蓄，祖父和叔祖染上了抽鸦片，从此一蹶不振。父亲被土匪绑票，土匪言而无信，得了钱还把父亲打成重伤，日日需汤药侍奉，家境从此一路困顿。

见玉珠一把瘦骨，一副伶俐模样，子和心下早已软了，当即留下。

子和后来感悟，像玉珠这种先是大户而后没落人家的女

儿，饱受世态炎凉，机敏沉着，善解人意，使用起来最是顺手不过，只是多少有些委屈她了。这种人的自尊心原本是很强的，所以平日并不随意支使她，刷盆子打洗脸水之类的事，常常是自己动手。

如静笑他，这大概就叫平民意识吧，随意叫她，人家反倒会更随便的。

好在玉珠眼疾手快，很多小事，并不待人叫，她就抢先做在了头里。比如子和刚欲去厨间，她就端了一杯热茶出来，子和舀洗脚水的空儿，她就置好了椅子，擦脚巾和新换袜子也一并准备好了。

自从到了贵州，小乃就变得拘讷和胆小，见了生人总是怯怯的，连秉奎在山里给他逮了只画眉鸟也仅好玩了两日就没兴味了。

却和玉珠投契。

每日里不缠姆妈缠玉珠，到夜晚也抱着小枕头要同玉珠睡。那日把头拱在玉珠怀里，说要吃奶奶，玉珠飞红了一张脸，在他头上拍了一下道：都是一个小男子汉了，你还知羞不知！

子和后来揣度，小乃喜欢玉珠，大概是她耐心地给他讲故事的缘故，可以从上床一直讲到他人睡的。当然，玉珠手也巧，平日里折纸剪纸斗草掷石子什么的，总能引发小乃的玩兴。

子和越发觉得，能找到这样一个女佣是不容易的，母亲若在，不知会怎样喜欢。但凡给母亲写信，总要提到玉珠几句，那就是请老人家放心的意思。

若得空，玉珠也爱看书。

子和爱书成癖，自己喜欢的书从不外借，破例却允许玉珠到他书房随意翻看，只有一条：看毕务必书归原位。这其实不用说的，玉珠原本是个很整洁很细心也很有条理的女子，每

次来翻书，手都要洗干净的。

惹得子和对如静感慨，就冲这一点，也是个该读书不该帮佣的女子。

如静淡漠道，该与不该，都是前世修定。我哪里就该弃了职业，到这僻野山城来做家庭妇女！

子和晓得如静不是那种安于守家的旧式妇女，离开城市离开银行到这里来，那是难免有一份寂寞的，所以在她脾气不好时，多做退让，很少与她争执。

玉珠喜欢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，后来又喜欢读戏剧本子，如《西厢记》《窦娥冤》《牡丹亭》等等，尤喜欢洪昇的《长生殿》和《四婵娟》。

她后来跟如静说，她喜欢悲悲的爱情故事。

如静告诉子和。子和说，这就奇怪，十七八岁的姑娘，正是应该有很浪漫的爱情梦的时候，何以喜欢爱情悲剧？

如静分析，大概在恋爱上有过什么波折吧。待得日后找个机会问她，她坦然道，家境尽管不顺遂，父母亲还通脱，决不会在婚恋上对她有所强迫。长这么大她还没有痴恋过哪个男子。曾有个小学同学，人很聪明，瘦瘦的却去云南读了陆军学校。要说有所钦羡，那是唯一的一个。

子和见她喜欢戏剧中的词曲，就搬出朱彝尊和汪森合编的《词综》给她读。

她读了几日后道，很好，但我还是更喜欢戏剧，因为戏剧中有故事，词曲便好懂些。若是先生肯将这词一句句解给我听，那便不同。

一双眸子明明丽丽的，好惹人怜。

子和道，读到不懂的地方，你再来问吧。却又当即给她讲了两首李后主的《浪淘沙》。

她听后眨巴眼说了两个字：好悲。

子和见她那神态，顿时觉得不该再让她读一些过于伤婉悲切的东西。

于是拣一些古代诗文趣事、墨客轶闻说与她听。子和告诉她，江西古代有个解缙，不知你这个江西老表听说过没有，论政治作为不如江西籍的王安石、文天祥，论文学地位不如江西籍的欧阳修、曾巩。然而在民间传奇中，他的名气远远超过这些人。

解缙少小时，一日在雨后的石板街上玩，不小心跌了一跤，一身泥水，路旁人看见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解缙灵机一动念了一首诗：细雨落绸缪，街坊滑似油。凤凰跌在地，笑杀一群牛。把那些嘲笑他的人，比喻成蠢牛，弄得那些人面面相觑，哑口无言。那时，他才四岁。

解缙还用江西的八个县名做了一副很好的对子：

新建石城万年万载
永修铜鼓乐平乐安

玉珠听得很有兴味，说，虽然我是江西人，却生长在贵州，江西一次也没去过。出了那么多有学问的人，想必是风水很旺的地方。

子和便寻出一个小开本的民国地图集，给她指点江西的名胜。

玉珠当下要了去，说想仔细看看。

第二日，她过来还地图的时候说，我也用你们浙江的八个地名做了一副对子。

子和说，拿给我看看。

她把手藏在背后说，你要笑的。

子和笑了笑说，我不笑。

你现在就笑了！

子和于是敛了眉，这才接了纸片。

是小乃用过的练习纸，居然是小楷字，不大地道的，对子的意思却很不错：

常山开化龙泉丽水

仙居德清天台永嘉

子和有些错愕道，你，这是你想出来的？

玉珠拽了纸去说，写得不好嘛。

子和道，不错，可以同解缙的地名对子摆在一起。想想又道，唯丽水与永嘉，在词义上对得不大工整。

玉珠说，请先生雅正。

子和翻开地图，片刻间，也没有合适的修改。

因拨款经费屡屡延期，影响薪金的正常发放，教职工情绪波动，学生也情绪不稳。前方战事一日三变，消息颇多，更是纷扰人心。

迁徙时，子和带的钱财比别人多些，暂无衣食之虑，只担心母亲年迈体衰，受不得惊怕，隔不了两日就去一封信的。

母亲回信总是很及时，总有一句“吾儿免念，好自将养”。

课时渐少，闭门读书也没有那份闲心思，附近的山水都踏遍了。那日听街头一个算命的瞎子说，城西五公里远的一座小山上有个听音寺，香火很盛；里头有一座菩萨真身，据讲是

三百多年前圆寂的，双目依然有神采。

当即雇了两辆人力车，子和与如静乘一辆，玉珠带小乃乘一辆，直奔听音寺。留秉奎看家。

山腰上有一道残垣，依稀可见几个石灰水刷的白字：照明佛法，开悟众生。

从未油漆过的院门仅剩一半，院子里有两株老态龙钟的罗汉松，铺地的青砖缝里，青草袅娜。正殿不大，低矮晦暗，有案有炉，只是已蒙尘。

四处弥漫着一股积年深久的音响，似有若无。

哪有什么香火，哪有什么菩萨，哪有什么真身。人呢？！

小乃拽着爸爸的衣袖，再不肯到悠深的背后去。跨门槛时，没当心绊了一跤。

太阳疏疏朗朗地照过来，又被一株肥壮的阔叶树挡回一多半。

退了出来，如静抱怨，事先也不问清楚，白跑这么远了。子和说，听信了瞎子的。如静说，瞎子的瞎话如何信得！

玉珠说，这山却静得好。

子和说，没料得还有这许多大树。

既然来了，子和想到林子里去转一转，寻一寻，没准还能寻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来。玉珠的眼里也有这种意思。

如静却没兴味，要走。小乃愿随妈妈回去，说这里连个小店子也没有，小乃想吃东西。

于是留下一辆人力车给子和与玉珠。

下山前，如静盯着玉珠道，好生照顾先生。她把先生两个字咬得格外重。

玉珠眼里，有倏然的一暗。

八月天气，日头辣辣的，子和带着玉珠，专寻人迹不至的

浓阴处走。

玉珠穿一件暗红短褂，早已沁汗。她说，没料得先生竟会爬山。

子和说，他喜欢山胜过喜欢水，因为山比水丰富。在杭州，他对西湖无甚兴趣，倒是玉皇山登得多。

他说，如静喜欢水，她会游泳。这一点上，我同她老不合拍。

玉珠问，那平日出去玩，谁听谁的？

子和一笑，先玩水再登山呗。

到底是你先让了她。玉珠低了眉道，我也是喜欢山的，从小在山上打柴。

子和没介意她的神情，说，你是能吃苦的，不接触不容易看出来的。

藤梨！玉珠忽然叫道。

一根长藤，四处蜿蜒，挂满硬实的果子。

子和摘下一枚看看说，什么藤梨，是猕猴桃。

玉珠说，我们这里就叫藤梨的嘛。

还是生涩的。子和说，要到秋后才好摘。

玉珠说，那时候，只怕早被人摘光了。过一阵子街上就有卖的，用竹筒子量，一毛钱一竹筒。

他说，这地方不会有人来的，等熟透了我们来摘。

她说，怎么不会有人来，我们不是来了么。

他回过头来，发现她回避的目光有些慌乱，不由有些心口动道，我们来的地方，别人未必会来。

话一出口，蓦然有些脸热。

她却大方道，下次一定再来哈。

.....

下山来时，人力车已经不见了，想必是等得不耐烦，转身去了。

只好步行回家。又累又饿，回到家里两人均已疲惫。

子和告诉如静没乘车。如静说，就那点路，也不必走到现在。子和说，下山晚了。如静说，就那么一座小山，那样好玩！

见她一副猜疑，玉珠心里好没意思，道，是我走得不快，连累了先生。

不知怎的，玉珠鼻腔里有些发酸，马上到厨房去了。

子和愠恼道，你要什么态度！

见他生气，如静不再吭声了。

日后，子和发现她虽不明言，却有了一些防备。比如玉珠在同他说话时，如静总找个机会蹭过来，要么就把玉珠叫过去做事。

这一来，子和与玉珠的接触，彼此都生出尴尬，那尴尬又不免生出一种别样的情愫。这情愫在子和喉违已久，重新品味便感受到一份温馨、一份激动。

子和是有身份的人，子和当然需要克制。但那一段时间，无论看什么书，子和总有一点意乱神迷。

那日，玉珠说她父亲五十寿辰，买了一只寿饼、几样糕点，回家去了。

原本说第二天就回来的，可一连三天都不见她回来。如静说，这样的人，原来是不守信的！子和说，大概是家里有事呢。

子和到底有些不放心，第四天，骑车寻到她家去。

很破败的一片住宅。见先生来了，玉珠不好意思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揩了椅子请他坐。

玉珠的父亲受疾病折磨，看上去比五十衰老许多。这些

日咳喘得厉害，玉珠所以没及时过去。

她父亲强打精神坐起，执着子和的手说，我玉珠回来，总讲你的好。以前呢，我对她出去做事，总有点不放心。现在没有她那几个钱，还真不行。玉珠遇着了善人。她年纪小，不大醒事理的，先生要多原谅。

子和说，玉珠是很懂事的。

她父亲要留先生吃饭。

玉珠却说，他家里还有事呢。

父亲就骂她不懂事。

子和就说，还要赶去上课的。

玉珠送他出门，默在路边，说了句，不留你，你不要怪我。

子和揣度着她那层心思，说，怪你什么呢！

骑了很远，子和发现她还默立在那里。

连着几个月的薪金扣欠，学校里更加人心浮动，已陆续走了几个教师。

校长把子和视作知己，也知道他家中殷实，同他谈话，希望他眼光放远，切不要有其他想法，因他的举动，在同事中还是有影响的。

只要学校不散，子和暂时不会有择枝另栖的念头。故里已经沦陷，子和连去两封电报，没有回音。母亲的安危康健以及家产的祸福得失，都是他日夜萦系于怀的。

路途不太平，往来都无可能。

那日闲极无事，细致削了五十根竹签，用《易经》算卦，得到的是咸卦：

亨，利贞：取女吉。

看着这卦辞，子和不禁哑然失笑。一旁观看的玉珠敏感，追问这卦辞的意思。

子和说，这一卦，下卦“艮”是少男，上卦“兑”是少女：象征少男虔诚追求少女。“咸”是感的意思，阴阳相互感应而相爱，所以亨通，坚贞有利，娶妇吉祥。

玉珠说，先生不是早已娶了师母么，怎么还会得到这样的卦呢？

玉珠欲言又止：会不会是……

面颊已沁出一抹红来。

门边已站着如静，叫玉珠去淘米做饭。

玉珠低着头，从她身边走过。

如静走到子和身边道，你们在干些什么？

子和无心，收拾着竹签说，算卦呢，明明是给我母亲问安危的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卦，你说怪不怪？

如静拿起那本翻卷着的《伊川易传》，看了片刻，眉头立刻浓浓蹙起。

子和来到窗前，将一握竹签全部抛撒窗外，怆然对天发问，娘啊，你到底怎么样了？

天际莽然无光，无言。

子和泪水夺目而出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家中仍无讯息。

这夜，如静对子和说，家中接济已断，物价已见上涨，细水方能长流，必须将雇工辞掉。

听她语气，不像是突然的决断。子和一愣，片刻才知道，怎么辞，秉奎可是从家里带出来的！

如静马上接言，那就留秉奎好了，厨房里的事我能做。